

# 京城最后“发报人”： 大楼曾一天收发电报十万封

1985年以前,北京个人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超300万份,现在是一个月摊不上几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工资一二百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1毛3分5;现在,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是1890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1毛4。电报曾是最快捷的通信手段,如今正快速退出民间视野。那么,还有人在发报吗,又是什么人在坚守?笔者日前走进了电报大楼,探访京城最后发报人。

“家有急事,速回”、“儿安好,勿念”、“母子平安”……40年了,白何廷已经不记得发出了多少封这样的电报,每一份惜字如金的电报,都传递了一个家庭的牵挂与急迫。

这个月底,白何廷就该退休了,自1976年进入北京电报大楼上班至今,他已在报务员岗位工作了整整40个年头,也是大楼里最后一位资深报务员。年近六旬的他,发起电报来依旧反应敏捷。

“我当年学电信专业,19岁就

给分配到这里工作,大楼环境舒适,所配设备科技含量高,而且离天安门那么近,我当时觉得自己倍儿幸福。”白何廷介绍,以前学习电报,莫尔斯电码首当其冲,而在他入行时,几乎就不再使用莫尔斯发报。“一九七几年那会,我们用的电报机就已经是类似打字机的外形,键盘也跟现在的键盘没什么差别,而且不再是那种会发出‘嘀’‘哒’声音的老机器,是通过汉字电报码传送信息。”

**手不停歇 一天收发电报十万封**

白何廷说自己每分钟可以发送三十字的电报,也就是每分钟要准确打出120个数字。尽管大家都是熟手,但在他的印象里,即便到了深夜,电报大楼依然灯火通明。“电报数量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最高峰时仅大楼一天的收发电报量能达到10万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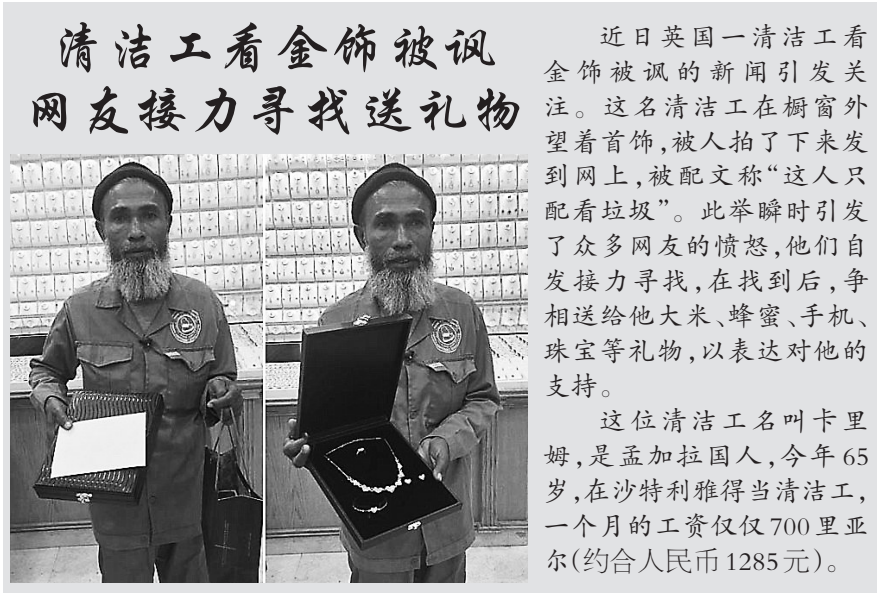
白何廷介绍,在当时,电报大楼是全国电信网中心和主要汇接局,此外,70年代电报大楼还开办对各

报大楼将主要报纸新闻稿件内容传送到各地报社分社,“少则几页,多则几十页,遇上打新闻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白何廷说。

相对于传递国家大事,报务员们平日中最常收发的,就是面对公众的私人信息。发电报是有专用稿纸的,跟传统书信稿纸差不多大,需要填写收件人姓名、地址、正文、发件人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

**有人坚守 电报不会在京城消失**

“那时上学,会有专门课程教学生学习如何用最短的语言写电报,有的人用文言文,有的甚至只用一个字。”白何廷感慨道,随着长途电话、移动通信、互联网的兴起,传统的电报业务日益萎缩,“如今电报只有极少的业务量,一年只有几十封。去年有人别出心裁,用电报给几十个亲朋好友发送自己的结婚请柬,也就是图个情怀。”白何廷说,尽管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但大楼里仍有两位报务员在坚守,“电报还不会在京城里消失。” **京报**



近日英国一清洁工看金饰被讽的新闻引发关注。这名清洁工在橱窗外望着首饰,被人拍了下来发到网上,被配文称“这人只配看垃圾”。此举瞬时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愤怒,他们自发接力寻找,在找到后,争相送给他大米、蜂蜜、手机、珠宝等礼物,以表达对他的支持。

这位清洁工名叫卡里姆,是孟加拉国人,今年65岁,在沙特利雅得当清洁工,一个月的工资仅仅700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285元)。



## 资深法医如何破解死亡密码

一具寻常人眼中恐怖吓人的尸体,或许就能成为打开真相大门的钥匙。而让死者“开口说话”,还原事件真相,正是法医的工作。

随着前段时间网剧《法医秦明》的热播,法医这个神秘的职业终于走到公众眼前。近日,笔者走进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听资深法医病理室主任陈庆讲述他“破解死亡密码”的故事。

**推断凶器快速锁定侦查范围**

2011年冬天,北京某工地上发生一起命案。一名男子全身仅穿着一条红色内裤,死在了卧室的地面上。死者是一名工头。

在挑开死者头皮时陈庆发现,死者颞部(太阳穴)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月牙形缺损,厚2毫米左右,弧长4厘米左右。月牙形的横截面让陈庆

一下想起了小时候电影里的一样工具,“电影里古代过关卡的时候,检查的人拿一个管叉戳到麻袋里,一戳一个洞,看里边装的是玉米还是什么。”再根据胸腔的长度,陈庆推算,致伤工具35厘米左右,直径3到4厘米。

利用这一线索,侦查员很快锁定住嫌疑人。嫌疑人称,由于工头经常批评他干的活,前一个月又扣了自己的工资,于是他起了杀心,用刚刚做好的管叉将其杀害。

**判断是否他杀 还生者清白**

除了对凶手的追踪,法医的工作还关系着罪与非罪的判定。

2011年3月,北京某小区楼房内发生一起火灾,一名长期瘫痪在床的男子在火灾中丧生。死者长期瘫痪在床,只有左上肢可以活动。案发当天,死者的妻子正准备将死者所用

的席梦思垫子拿下楼清洗。因为死者喜欢抽烟,所以邻居好心帮忙一起把垫子拿下去的时候,还顺手递给死者一根点燃的香烟。然而,就在洗垫子这18分钟,楼上冒烟了,而男子已经死亡,大片皮肤烧伤、炭化。

家属称,因为死者和妻子的婚姻没有得到家里的支持,妻子有可能为了等他死后继承房产而作案。

真的是凶杀吗?为了得出答案,陈庆解剖了尸体。结果发现咽喉部以声门为分界,上面全是炭尘,下边干干净净。陈庆介绍说,在近距离瞬间爆燃的情况下,人类喉头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的反应:挛缩。但有人挛缩后,喉头就再也无法打开。于是,本来是保护性的反应机制,却会让这个人活活憋死。

原来,事发当天死者身下铺了两床太空棉。“棉花着火的速度特别

## “裸捐老人”已捐助百名学生

每月仅有两千多元的退休金,十多年来,靠自己省吃俭用,青岛75岁的老人周宝存捐助了一百多名学生,累计捐助金额达十多万元。他倾尽所能帮助别人,被称为“裸捐老人”。12月7日下午,这位老人来到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将最近一年积攒的两万多元钱捐给了13位大学生。他告诉笔者,每一次捐助都让他变成穷光蛋,但能帮助这么多学生,他发自内心地开心。

周宝存是青岛机械局下属一个单位的员工,原来是做技术的。从2006年开始,周宝存开始资助学生,他先后通过希望工程资助了六十多位中小學生。以后,他自己联系,六次进驻高校,资助了五十多位大学生。 **孙启孟**

## 老人突然去世 子女无法取出股票

去年,沈阳市民马先生父亲意外去世。一年以后,马先生发现父亲的股票账户中,居然还有229万多元的现金。不过在取这笔钱时马先生遇到了难题。证券公司以这笔钱资产权属存在争议为由,拒绝了马先生将钱取出的要求。

除了马先生之外,一名自称出资人的栾某,也主张对这个账户的权利。

远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少华认为,要理清这笔钱的归属。首先是推定账户登记人为谁所有,如果是老人,他儿子只要沿用一般推定,钱在他父亲名下他就可以继承。如果老人委托第三方进行理财,跟第三方之间按计算模式分成。另一种可能,即他人借用马先生父亲的账户,打理自己的基金。 **肖源**

## 好心老太 拾金不昧

“老乡们,谁拾钱包了,请马上送到村委会来!”

近日,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谷庄子村,村支书陈俊祥得知来本村办理业务的东北女业务员吴秀珍不慎丢失钱包后,立刻拿起话筒广播。

不大一会儿,一位拿着黑色小皮包、年约70岁左右的老太太,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跑进村委会办公室。

村支书陈俊祥正和失主吴秀珍盼着广播后有佳音。此时见一位手拿黑包的老太突然进屋,就断定是广播后,拾钱包的把包给送来了。

“好啊,正等你送喜了!”

村支书一看是史会珍大娘,夸奖说:“这是大好人哪。”

“可找着失主啦,别夸了,都把我们老两口急死啦!快交给人家检查下对吗?”史大娘一边说,一边将拾到的黑包交给村支书。

失主吴秀珍打开包清点后,高兴地说:“一点不差!”感动的失主当场从包里掏出5张百元大钞,交给支书,作为对大娘拾金不昧的感谢。

“不必了,找到失主比啥都好,我这心里可舒服了!”史大娘婉言谢绝了失主的好意,回头走出村委会。

原来是这么回事:一天下午,史会珍从地里干完活,在回家路上意外拾到一个黑色小皮包,就将包带回家。老伴打开黑包,经查,内有5000元现金,还有身份证、银行卡、票据等。看身份证是外地陌生人。

按理说,老两口生活并不富裕,平时靠几亩地租金和每月几百元的政府补贴生活。这5000多元现金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可话又说回来,丢钱人此时该有多么地着急。想到这,老两口赶紧来到村委会。

特约通讯员  
[天津] 冯家秩